

春分

顾梅

红的黄的绿的……
新萌的嫩叶比花还娇美
它们一天一个样地争着长
从刚落地的娃娃
很快变成欢闹的孩童

燕子斜飞穿梭
用双剪似的尾
将眼花缭乱的春
咔嚓一声平均剪成两半
鲜浓的春色飘洒开来
让花更艳树更绿
地里的小麦踉跄地站起了身

张大爷远远地看着桃园
看着桃园里或站或蹲
手扶桃枝的拍照人
拍照的人看着镜头笑他看着桃树笑
桃花聚成的绯红轻云
一头挂在峰山斗鸡台
一头垂在牙山脚下
等雷声电闪一来
便降下一场香香的红雨

花开时节

陈秀珍

花语在春风里传递人海
满心欢喜
在葱茏的时节与你相遇
告别寒冬凛冽的迷离
天长地久的宣言
刻印在每一片花瓣上
喜欢什么色彩已不那么重要了
花期将至
清香贞贞浓烈
早已根植心底
美景在花语里袒露
途径你的巍峨绵延了百花盛放
春风里写一阙瘦词
和灵魂契合的人秉烛长谈
隐居的避风港才是人生得意的归宿
看青绿染遍尘世
沏壶清茶看花落为泥
此时
恰好春归
花语如我心扉

读《“儒家启蒙主义”倡言》有感

李承志

启蒙运动起他乡，儒教幽思亦显彰。
吾性非求心作体，余身是矩因为方。
满街试看皆尧舜，内禁何须一圣王。
最恨宣行多障阻，徒留志士独彷徨。

乡村是一幅画卷，渲染了草长莺飞的舞姿。
车窗外面的风景映入眼帘，一切显得那么欣然，蓦地吹进一股暖暖的熏风，有如渐行渐远的初吻。原来，这便是宋朝诗人释志南所描述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情形，美得令人沉醉。

风是春天的信使，性格的多变决定了四季的轮回。乡村就像一个多情的少女，最先感受到春天的情怀。这个时候，田间的麦苗也齐刷刷地长了出来，铺了一地的绿毯，犹如翠色的诗篇，在春风里大声地吟诵。路边的杨树尚有一丝矜持，柳树却早已现出了朵朵鹅黄，那过冬复春的枝条，像杂技演员的手臂，异常地柔软，阳光下，春风里，兀自轻盈地舞蹈着，我想“醉柳拂烟”就是这



我所思兮在孟苑

杨学贞

苑者，乃学术、思想的精华荟萃之地。乍寒还暖的初冬，我来到了位于邹城东南部的孟苑。

邹城，北枕泰山南脉，南襟秦淮要冲，东倚沂蒙山区，西临鲁西平原，城拥山、河环城，乐山乐水乐土，果然是“邹鲁圣地”的好所在。孟苑，北傍护驾山，南望兔峰山系，东峙洙泗渊源，西拥襟济平畴，南临河、河章山，有山有水有灵，彰显了“天人合一”的大格局！

“人是有点精神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比如，肉体死了，躯壳没了，化作了泥土，其精神却能光耀千古。“惟仁者宜在高位。”凭籍亚圣孟子“孔子以后一人，功不在禹下”的赞誉，围绕“两创”研究好、传播好孟子思想，打造孟苑建筑群，本身就是为孟子的丰功伟绩树碑立传。

孟子卒于公元前289年，距今已有2300多年。期间，政治交锋波涌云诡，思想斗争抑扬沉浮。即便是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既有“武斗”也有“文斗”，各思想派系的交锋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鼎盛景象。国君们怀揣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梦想，多少恩怨情仇的争斗皆沉入了长河、付诸了笑谈。思想交锋总是“大浪淘沙”，“吹尽狂沙始见金”。试问：时至今日，百家学派中有哪家哪派能像儒家学派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儒家开山鼻祖是孔子。孔孟一家，一脉相传，孟子“继往圣、开来学”，一贯以孔子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不仅授徒讲学，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章，留给后人的这笔思想财富如绵绵细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孟苑，作为孟子思想研究、传播、教育、展示、发展的载体，如久旱甘霖般的，就这样呼之即出、横空出世了！

孟苑依山傍水，整体建筑呈“品”字结构，南北向一条宽阔的步行甬道成为中轴线，规划设计中规中矩，让人顷刻间回归了虔诚拜谒的心态。

它，占地381亩、总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围绕“当代精品、未来遗产”的定位，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梁思成先生的弟子张锦秋一手设计；它，背枕的护驾山虽不伟岸，所有建筑也并不突兀，但其“天人合一”的山水理念，宏大磅礴的建设规模，青墙灰瓦的色彩基调，中庸平衡的规制操守……让其既有礼仪建筑的庄严肃穆，更有古典园林的幽雅灵动，既有敦厚稳健的形态、更有“泰山气象”的神韵；它，细微处见“精神”，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学说和孟子“四端四心”思想娓娓道来，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厅一榭、一点一滴，尽显“中国风度、孟子风骨”！

怀着“彬彬有礼”的心态，循着“礼门义路”，来到孟苑正南入口处，一尊高耸宽阔的牌坊让人找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威严感。余秋雨说过的“牌坊比天还高”，用在这里是再合适、再妥贴不过的了。牌坊正中匾额的“浩然正气”四个赫然大字，出自孟子“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让人联想牌坊背后该有的那诸多注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气概，“舍生而取义者也”的生死观、义利观，“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世”“入世”观……两侧匾额上分别刻有“仁民”“爱物”，出自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让人联想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幼吾幼”等“民本思想”，联想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联想到振耳发聩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抚今追昔，让人不禁发问：我们现在不是仍然走着先师先哲们规划的“礼门”“义路”“亚圣路”“大成路”吗？

过了牌坊，首映眼帘的是孟子青铜塑像。他与孟庙亚圣殿里的孟子塑像相同之处，皆是眼神炯炯、鬃须飘飘、眉宇浩然、思想深邃。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材质、还在于手法：孟庙的孟子像危襟

正坐，正面标准，有些“虚化”；孟苑的孟子昂首站立，儒雅可掬，追求“写实”。孟苑的孟子像由三部分组成，高8.4米寓意享年84岁，底座4.2米指寓意诞辰为农历四月初二，下边一尊底座，昭示着“母教一人”的母教文化；三层台阶讲述着“孟母三迁”的故事，也象征着“天、地、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彰显了孟子“天人和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孟子像正北是规矩台，取孟子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之意。天圆地方，外方内圆，面积9.9×9.9米，象征《孟子》万章章句上、下凡各九章的思想贡献；共有台阶三层，过了规矩台，就是碧波荡漾的一泓心池。孟子曾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彰显了孟子尽心知命，追本溯源，了解根本，获知行为方式，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所谓“君子志道”的思想。心池的设计建设，依照旧时学宫前的泮池，彰显和寓意“智者乐水”、水系连通、一脉相传、无处不在的孟子思想。静谧清静的心池，将光影、虚实、刚柔、时空等融合在了一起，营造出了“洗涤所有杂念、静心与无念并存”的学术氛围。绿树掩映间，驻足心池畔，让人立刻心静如水，如池底光洁亮丽的鹅卵石。“心若似净池，莲花处处开。”仰望孟子圣像，重温孟子历久弥新的语句，拂去那些记忆的灰尘，抒发几多幽古的哲思，研墨浣笔、穷经皓首，心池本身难道不是一本“道德心经”、一处“精神家园”、一大“朝拜圣地”吗？位于孟苑中轴线北端的核心建筑——孟子大殿，高33.5米，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为恢宏大气、平缓舒畅的汉代风格，厚重淳朴、端庄静穆，给人以安静平和的感觉，体现了孟子重民本、推仁政的思想情怀。

聚山水之灵气，仰先圣之光辉。孟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全新载体，目前正在致力打造世界级孟子思想研究传播中心、国家级政

德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旅游基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基地。放眼全国，武拜关公、文拜孔子，为拜谒孔子，各地兴建了不少文庙，但是进庙一看，却连一本《论语》书籍都没有。相对众多的孔庙，孟庙仅有邹城一处。如何让孟子思想走下书架、走出典籍、走出象牙塔，走进心田、走进坊间、走进生活圈，孟苑的建设率先一步，做出了很好示范，立刻引得专家学者纷至沓来，一片叫好。孟苑，犹如气势恢宏的合唱，离不开每件乐器的协奏和歌者的共鸣；犹如徐徐展开的诗卷，气势磅礴，却又篇章相连、字字珠玑；犹如鸿篇巨制，宏伟灯塔，严丝合缝、一砖一瓦中闪烁着孟子思想的光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苍松翠柏、百花齐放的孟苑，坐拥孟子研究、政德教育、廉政教育等诸多机构，都秉持“继往圣、开来学，开门办、一门研，走出去、请进来，大家讲、好生学”的教研教学，韦编三绝、历久弥坚，在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中争当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这里的晨钟暮鼓，不仅警醒阴阳昏晓、浑噩蒙沌，营造清心宁静悠远的学研氛围，更能暗示儒家思想继往开来的接替发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作为孔子思想的发扬光大者，孟子则是孔子思想灯盏的添油者、行舟的奋楫者、奔走的呼号者。来到孟苑，翻开典籍，聆听孟子，完全可以找到儒家思想的源头和诠释！

离开孟苑前，再次瞻仰孟子像，恍若他已“复活”：右手持《七篇》，左手轻轻抬起，髭髯下缓缓吐出：“民事不可缓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民……”“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那声音如洪钟大吕，又如金声玉振，穿越时空，绕梁不绝！



春色汉中

陆冠京 摄影

屈绍龙获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3月25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五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在苏州角直古镇颁奖，30部作品获金奖、银奖。其中，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屈绍龙创作的散文集《乡音不老》获银奖。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专门为全国教师设立的奖项，其评委由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教育家组成。参评的教师作家中，很多都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中小学教师。本届文学奖共征集到作品307件，经过评委审阅评选，现场讨论、投票表决，30部作品获奖，其中金奖10部、银奖20部。因疫情原因，延至今年颁奖。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的评选，旨在鼓励教师创作立足教育、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挖掘文学艺术的独特育人功能，推举出富有文学气息与人格魅力的作家型教师；促进校园文学的繁荣，丰富校园文化的内涵；倡导“像叶圣陶一样当老师”，最终惠及广大学生。

(石语)

乡村之春

杨健

种意境吧！空中清晰地传来了陌生的鸟鸣，却藏起了鸟影，也许在柳丝里，也许在麦田里，也许在农家绿油油的庭院里……又仿佛都不是，很像是春风从遥远的南方捎来的，愉悦着人们的心，演奏起春天的乐章。

风在这个时候确实是轻轻的，你好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只是因为车子行驶着，才觉得那风有些扑面，有些触感。这正是春风的性格：多情、温婉而豪爽，而又夹杂着一丝泼辣，多像一位驻足的村姑等待你的到来。

车子经过一块麦地时，看见了两位老人正在地头忙碌着什么，于是便停车走了过去。两位老人

明显是一对老夫老妻了，看去年已七十左右，花白的头发下挂满了岁月的沧桑。不过身板还硬朗，精神矍铄。

见有人来，二老放下手中的锄头，上下打量着我。瞬间，他们的脸上便挂满了笑容，一下子认出了我：“小健儿啊，刚回来？回家看看？”“是啊，张伯！”我也从那洗得发白的蓝大褂上认出了两位老人是后院的张氏二老。“这么大岁数了还种地啊？”看着两位老人满头的白发，我有些不解。

老头先笑了：“呵呵，没事，还能活动！庄稼人不忙活庄稼，总觉得有点啥呢！反正，闲着也是闲

着！”说完又弯腰忙碌起来，手下的锄头舞得更快了，碎石块、碎砖头、烂树根等杂物统统被清理到一旁的沟里。

老人说得很轻松，没有丝毫的遮掩，我却从他紧握锄头的手背上看到了条条绷紧的青筋！这一普通的双手不知经过多少农事，春耕、夏锄、秋收、冬藏……这些便成了岁月流逝的有力佐证！

看着两位老人佝偻的身子，我突然感到心中有一种冲动、一种敬畏：鲁迅先生那根不屈的胡子，画家徐悲鸿的一身傲骨，失聪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以《命运交响曲》向世界呐喊“扼住命运的咽喉”……交相在我眼前叠现！这就是张氏二老这些生命不止劳作不息、从不向命运低头，用一身瘦骨、一双硬肩，生生撑起了中国农业千百年不朽的脊梁！

车子驶出很远了，回头望去，两位老人正在伫立远眺，身板僵硬，站成了天地间大写的“人”字！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努力，乡村之春才会年年如约而来。

